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聽我念三皈依：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

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四百八十頁，倒數第三行，我們從第二個字看起：

「可見凡夫業重，臨終之際更多顛倒，復以四大苦逼，痛不可言，何能正念持名？不能持名，何得往生？故知凡夫往生，非憑自力，全仗彌陀大願加被，令不顛倒，始能往生也。」這段話很重要，我們真正了解事實真相，對阿彌陀佛感恩的心才能夠生出來，所謂知恩報恩。怎麼報法？信願持名，往生淨土，就是真正報佛恩。但是對於淨土，也就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沒有相當的認識，這個心生不起來。所以佛說這個法門很容易修，但是非常難信，叫難信之法。古大德亦如是說。我對於這句話，現在完全相信了。為什麼？學佛六十二年，前面三十年我不相信，我對它了解不夠透徹，雖然老師勸導，也沒用處，所謂是陽奉陰違。不過老師介紹這些書，我讀過，讀過之後不毀謗淨土了，我再不說它是迷信，對它尊重，但是自己不想學這個法門，所謂知識分子，總是希望學些大乘。大乘是高等哲學、高等科學，這個世間科學跟哲學達到登峰造極就是大乘，這個東西很能迷人。三十年之後，相信了，因為自己講了幾部

大經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，我是從這些大經裡面，信了淨土，所以真難信！如果沒有長的壽命，這個緣就沒有了。

壽命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我很相信命運。因為在沒有學佛之前，我讀過《了凡四訓》，我對袁了凡很佩服，對他一生斷惡修善、改造命運，我深信不疑。年輕的時候，很多人給我算命，我的壽命只有四十五歲，我不懷疑，我想這也許就是命中注定的。在我家裡頭，我能夠記得的，我的祖父四十五歲過世的；我有個伯父，我父親的哥哥，也是四十五歲走的；我父親也是四十五歲走的。我說好像這是遺傳，所以我沒有懷疑。一生沒生過病，四十五歲那一年，生了一場病。我一想，時間到了，所以我念佛，我也不看醫生，也不吃藥。我想的，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你壽命到了，醫生沒用處。所以關起門來念佛，念了一個月，病就好了。好了，好像休息了兩個星期，繼續講經。那個時候我講經講了十二年，我是三十三歲出來講經的，四十五歲，十二年。

到第二年，也就是我四十六歲的時候，在仁王法會裡頭遇到甘珠活佛，這也是內蒙的一位密宗大德，也是章嘉大師的學生。他大我十幾歲，是密宗很好的一位上師，我們很熟。他告訴我，我們很久沒見面，碰到了，告訴我，他說淨空法師，我們在背後都說你。我說說什麼？說你這個人還挺聰明的，可惜沒有福報，又短命。我說這些不必背後說，當面說都可以，我不介意，而且我自己也很清楚，很準確。他說你現在變了，你的命變了，你不但將來有福報，你的壽命很長很長。我說你怎麼知道的？他說你這些年講經的功德。那時講了十二年，我沒有求延長壽命，我什麼都沒求，這是自動轉過來的。所以我心裡就有數，這一生全是佛菩薩安排的。這個話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。只要你自己真正發心，為正法久住，為弘法利生，做一個真正的佛弟子，你的一生佛菩薩照顧，你不用操一點

心。我聽了很歡喜，有人替我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，這多難得。真的，一生都是佛安排的，因為很多事情決定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我相信祖宗之德、三寶加持，能一直到今天。

一個出家人，小時候童年，是跟日本抗戰時期，逃難，八年我走了十個省，是走路。住得短的地方，一、二個星期，長的不超過三個月，過著流浪的生活。一直到戰爭快結束的前兩年，我到貴州在銅仁學校國立三中讀書。那個學校是收流亡學生的。我們是流亡學生的身分，進入那個學校。那個學校是免費的，一切國家供養。第二年抗戰就勝利，所以在那裡好像念了一年半。勝利之後，學校就解散，交給貴州省政府去接辦，我就回南京，在南京第一中學繼續讀書。我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這就是學歷，沒有經歷。想讀書，一個人到台灣，舉目無親，要靠自己工作才能生活下去，所以非常辛苦、非常艱難。

那個時候是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，聽說有個方東美先生，桐城人，桐城是老鄉，桐城人，是當代的哲學家。我們慕名寫了封信給他，還有一篇文章寄給他看。一個星期之後，他回我一封信，約我到他家裡談話。我就到他家去拜訪他，我們一見面，這家鄉口音還有，還能聽得出來，問我的學歷，我老老實實告訴他。他說你沒有騙我？不敢騙老師。他就說了，你寫的信、寫的文章，我們台大的學生寫不出來，所以他懷疑。我說我雖然抗戰期間四年沒有念書，失學，但是我沒有離開書本，喜歡讀書。就是讀書並沒有中斷，上學中斷了四年，所以我還能寫。他了解之後就告訴我，他說現在（六十二年前），學校裡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他說你要到學校來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這個話就是涼水澆頭，老師完全拒絕了，所以當時表現很沮喪、很難過，真不容易遇到個好老師，想聽聽課，機會沒有了。老師看著我，大概沉默了五分鐘之後他就說，

他說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所以我的這個課程，是在他家小客廳、小圓桌，是一個老師、一個學生，這樣講的。

十幾年之後，我才領悟到為什麼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。大學生，中學生還讀書，希望考大學。考進大學就不會被開除，所以大學生心不在焉，拿到畢業文憑他就可以找工作，可以找一份像樣的工作，他有這個資歷，是為文憑來的。老師是為了吃飯。他為什麼去上課？不上課拿不到工資，拿不到鐘點費。老師不真教，學生不真學。問題，不能怪老師，學生不願意學，你教他幹什麼？所以就敷衍。方老師自稱為誤人子弟的行業，他說我們現在幹這個行業，是誤人子弟的行業。這個風氣愈演愈烈，現在的學校，中國我不知道，外國的學校我曉得，確實這些學生心不在焉。他聽你的課，頂多聽十分鐘，十分鐘之後就交頭接耳、東張西望，怎麼個教法？我們中國人講混日子，學生在混文憑，老師在混工資，讓我們看到了很傷心。這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將來社會怎麼辦？這是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六十二年之後，今天學校教育比六十年前差遠了，那個時候說已經不行了，比現在好得太多。

我們真想學一點東西，你看看，一分錢學費沒有繳，老師主動提出來給我上這個課程，每個星期兩小時，這樣不妨礙我工作。給我講了一部哲學概論，從西方講到東方，講到中國、講到印度，最後一個單元佛經哲學，我從這裡認識佛教的。開這個單元，我向老師提出質疑，我說佛教是宗教、是迷信，它怎麼會有哲學？他說你年輕，你不懂。他說釋迦牟尼，他不說佛，他說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我這樣子入佛門來。老師告訴我，今天的佛經哲學不在寺廟。我說為什麼？他告訴我，兩百年以前的出家人都是有學

問、有道德，真的是高人。他說現代的出家人，他不學了。我說那怎麼辦？在經典裡頭，所以叫我去讀經，佛法高等哲學在佛經裡頭，在大乘經裡面。這些話都非常重要，如果要不說，我要到寺廟去一逛，跟他講的不一樣，我就懷疑了。他把話講在先，所以到寺廟不必跟出家人討論佛法，你去借經書看。

經書不容易懂，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遍數多了，慢慢就明白。這裡頭有個很玄妙的道理，為什麼會懂得？他心定了。到以後我們才知道，幾十年之後才明瞭，清淨心生智慧。所以你有妄念、有妄想，它生煩惱，它不生智慧。現在的年輕人生煩惱，不生智慧，他妄念太多了。從哪裡來的？一大半都是從網路、從電視來的，給他一些妄念、給他一些雜念。所以這些高深的東西，他真的聽不懂，跟他講，他也聽不懂，這是真的。我們那個時候心清淨。章嘉大師的教學，你有妄念，他不說話，他看著你，真正看到你將妄念放下，心地清淨，他才開口。他沒有廢話，說話很少，但是句句都重要。我認識他之後，也是一個星期給我兩個小時。我跟他三年，佛學的基礎是從章嘉大師那裡奠定來的，得來的。

認識佛教，是方東美先生，等於說他是介紹人，沒有他，我跟佛就沒有緣了。為什麼？永遠認為它是宗教、它是迷信，怎麼樣我也不會走向寺廟，這不可能。方老師在我們心目當中，最敬仰的人、最佩服的人，他又那麼熱心的教導，這個都是可遇不可求，到哪裡去找！拿著學費也找不到這樣的老師。以後我出家了，我去看方老師，老師一看到，你真幹了！我說是，是真幹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怎麼能不真幹？贊成，好，走的路子對。我出家只有老師讚歎，其他的人都不贊成，都說我學佛學迷了，怎麼會迷成這個樣子？只有老師讚歎，那是個明白人。

章嘉大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告訴我，想學佛，首先要認識釋

迦牟尼佛，你要不認識他，你會走岔路，你會走彎路，一定要認識。教我讀《釋迦方誌》、《釋迦譜》，這《大藏經》裡頭的。那個時候沒有單行本，沒有流通的，所以到寺廟去借經來抄。好在分量不算太大，星期天，用一天的時間去抄，大概二、三個星期可以抄一部，至少要抄十個小時。讀了這兩部書之後，才完全了解，釋迦牟尼佛不像宗教，像孔子，是個教育家。但是他跟孔子不同的，孔子教學還收一點學費，釋迦牟尼佛什麼也不收，過的是苦行僧的生活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生活比孔子過得辛苦。每天這一頓飯去托鉢，人家給什麼吃什麼，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。這種生活過一輩子。他是王子出身，他要不出家他是國王。十九歲離開家庭過這種生活，七十九歲過世的。他學習十二年，十九歲離開家學習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學派，就是哲學的學派，在他那個時代，印度這種文化是世界第一。他三十歲開悟，十九歲到三十歲，十二年。開悟之後就教學，教了一輩子，四十九年。經上常記載的說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三百餘會是辦班，我們今天講辦班、辦活動。這個班有短期的，短期的幾個小時；有長期的，長期有辦幾年的，一個大單元要講好幾年；普通的，一、二個月的這種班很多，我們在經典裡面都能看到。

經典就是他辦班時候所教的這些資料，那個時候沒有寫成書，完全是口述。經典是他老人家過世之後，學生從記憶當中把它寫出來的。記憶就是複講，讓他的侍者阿難，阿難的記憶力非常好，聽一遍幾乎一生不會忘記，所以請他複講，請五百阿羅漢來作證。證得阿羅漢的這些學生，請他們五百個人做證明，如果有一個人提出疑問，阿難，這句話好像佛沒說，就得刪掉。不是過半數，有一個人不同意都不行。講的要五百個人聽到都同意，沒錯，這才能記錄下來，流通給後世。所以結集經藏是非常嚴謹的。

當時使用的文字是梵文，印度的古文。非常可惜，佛教這些經典，佛過世之後，學生四面八方去教學，我們在歷史上能看到，有些地方一、二百年就沒有了，有些地方三、四百年，六、七百年，像阿富汗大概是七百年，古時候都是佛教傳播的地方。印尼我們去看過，大概也是七百年，七百年之後被伊斯蘭征服，所以現在那邊沒有佛教，有佛教的遺跡、古蹟。唯獨傳到中國這一支，公元六十七年正式傳來的，漢明帝派特使，這是到外國請回來的，兩個出家人摩騰、竺法蘭，帶著經書、佛像到中國。中國帝王接待，跟中國這些人一談，很投緣，漢明帝把他們留下來，不讓他們回去，佛法就落腳在中國。一直到現在，這一支還在。這什麼原因？我們真正理解，佛教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。

中國自古以來講孝，那就是佛教最好的依靠地方、最好的生存環境。孝親才尊師，尊師才真正能學到東西，對老師不恭敬，什麼都學不到。不是老師要學生恭敬，不是的。老師若要學生恭敬，這老師不是好老師。為什麼老師要求學生恭敬？恭敬心才能夠入佛法，才能學到東西，沒有恭敬心，學不到東西。這也是現代佛法復興一個大難關。科學可以不必尊師重道，能夠學到科學技術。但是哲學這個意識形態，關於思想這方面的，你沒有真正恭敬心學不到，再好的老師也沒辦法，你聽不進去，你不能領悟。

中國人從小就被家裡面教好了。我們看整個中國歷史，確實外國人讚歎中國人懂得教育，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，一點沒錯。自古以來教育這樁事情不是國家管的，是家管的，國管家，家管教，家教。塾就是家庭子弟學校，我們一般稱私塾，實際上這是家塾。中國的家，現在沒有了，抗戰時候還有。中國家是大家庭，兄弟不分家的，五代同堂。五代的時候人多，差不多將近三百人左右，所以到第六代的時候，這才分支分出去，才分出去。所以我們看家譜，

每一行五代，五代那就是一個家庭，兄弟。古時候人，沒有人不希望家庭人丁興旺，為什麼？農業社會，農業社會需要農耕，需要人力，人愈多愈好，鼓勵生育。你想想看，一個家庭三百人，小孩總有幾十個，六、七十個小孩，很多。六、七十個小孩怎麼教法？就得辦學校。學校辦在哪裡？辦在祠堂裡頭，不離開孝道。養老在祠堂裡頭，祠堂祭祖一年只有兩次，清明、冬至，其他時間都空著的，所以祠堂變為老人活動中心，老人在裡面喝茶、聊天。這個家庭學校，家塾也設在祠堂裡面，很好。小孩上課是有鐘點的，讀書讀了一個鐘點之後，有十分鐘休息，小孩就會找老人，老人就帶著小孩玩，所以叫天倫之樂。老人退休下來之後，就要回老家，回老家是養老，老家真樂。

從前家沒有私人積蓄，你賺多少錢都要歸公。諸位看《紅樓夢》就會看到，《紅樓夢》就是一個家庭、一個家族，不管你在外面做什麼工作，賺的錢都要歸公，你自己衣食住行，等於說統籌來辦。《紅樓夢》當家的，鳳姐是當家的，那個當家就好比內政部長，她是總管。零用錢每個人發，特別需要的，另外發給你。所以從小就養成家庭是社會行為，所以他心量大，他不想個人，他起心一定想到我的家。我活在這個家裡頭，我的使命是榮宗耀祖，為我的家增光，不會做壞事；做壞事祖宗丟人，我的家人出來沒有人尊重，瞧不起。所以家教力量太大了。現在學校教育，它不管這些，家庭不一樣。

家庭請老師，這是一樁大事。請老師，家長父親、祖父親，祖父、曾祖父，有的時候到高祖父，開會，聘請老師。有德行、有學問，懂得教學，商量定了，就約定時間，禮請老師。請老師是家庭一樁大事業，這些家長對老師三跪九叩首，拜老師；小孩在旁邊看，幹什麼的？教導師重道。你看我的爸爸，我的祖父、曾祖父都給



老師磕頭，還敢不聽話嗎？不敢不聽話。老師接受家長這樣的禮遇，要不認真教他對不起這個家裡人。等於說我這個家後代完全付託給你了，我後代能不能出人才全靠先生。先生被這個家族所尊重，沒有一個人不尊重，跟現在不一樣。先生待遇是很微薄，但是非常受人尊敬。

正式拜老師在祠堂，祖先作證，家長在前面，小孩跟在後面，三跪九叩首。我拜過的，我幹過的。因為這種學校，進學校的時間不一定，有先來後到的，還有家親眷屬的小孩很聰明，可以讀書，自己家裡沒有家學，這個家學好，送到這地方來，跟著這個家學一起學。所以他的父親要送小孩來的時候，要拜老師，行拜師禮，同學站在兩邊。所以自己做過，常常看到，尊師重道這個念頭從小就扎根了。一輩子聽說哪個是教書的，都會恭敬心油然而起，對於教學的人特別恭敬。所以人教得好，是家教的。

國家每年開科考試，選拔人才。這個選拔人才，考取的人多半就是國家的公務員。考取，縣考考取稱秀才；省考稱舉人；殿試，這是皇帝自己做主考官，叫進士。進士第一名，狀元。考取之後就進學校，這個學校國家辦的，就是現在的黨校，它培養的幹部，統統是各級管理人員，管理整個國家，是這麼來的。基礎，統統是家學打好的、奠好的。所以國家對於家學非常重視，辦得好的，皇上送匾額，這榮譽，獎勵。你辦的學校出了多少個舉人、多少個進士，你看你祠堂教學的地方，匾額都掛在旁邊，那都是獎勵。這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，所以每個人都被家教好了。

讀書人最羨慕的是什麼？做官。三百六十行，做官也是個行業，這個行業是最舒服的。在社會上有地位，受人尊敬，待遇不錯，決定可以養家。最大的好處是沒事做，人都是好人，事都是好事，所以沒有案子辦。一個月要辦個三、五樁案件，你這個地方怎麼有

這麼多事？做官人沒事，沒事遊山玩水，考察民情。再就是寫文章、寫詩詞，繪畫、寫字，他幹這些事情。所以《四庫全書》集部，一半都他們留下來的。哪像現在做官這麼忙？辦不完的案子，誰敢做官？沒人敢幹了。你就曉得，從前那個社會，最閒暇的工作就是做官，所以也是一般年輕人最羨慕的一個職業。那要羨慕就得好好念書，參加考試。那個時候有好處，考取秀才之後，你一生可以不要做事，你好好讀書去。為什麼？國家發糧食給你，你生活不成問題。你看《了凡四訓》，袁了凡考中秀才，一年國家給他的俸祿，好像九十多石米，那個時候食物給九十多石米。九十多石米吃不完，吃不完你賣掉，可以做別的用處。那個時候都是用米，做官的，那是一年多少石，我們在書上看到兩千石，那官就不小，地位不小，一年兩千石。一個秀才，一年九十多石，他生活有保障。

像這些，事可以改變，那個理要遵守，精神要懂得，古老的這些理念精神今天可以用。家學，恢復到古時候血緣的家庭大概做不到，沒有辦法再恢復了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想了好多年，常常耳熟的聽說企業家、企業家，我就想到，企業可以搞一個家，老闆就是家長，大家長。企業如果把它員工，看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樣，完全像一家人，能做得到。所以我找到胡小林，我跟胡小林講，我說能不能做實驗？好，他做實驗，做成功了。他那個企業不大，員工大概只有一、二百人，完全用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來教員工。他底下好像有不少個經理，一起學，現在業績一年比一年增長，事情不要管了。以前，一天到晚忙不過來，現在，一天處理公司的事情兩個小時，整個上午拜佛、念經，修學佛法，下午兩個小時處理公司的事情。以前樣樣自己要管，現在什麼都不管，連財務都不管，有底下這些經理，分配讓他們全權負責。彼此能信任，沒有一絲毫懷疑，每一個人把公司當作自己家庭。

我說你公司要辦養老院、安養院，不對外，員工的老人公司養；要辦子弟學校，員工的小孩要自己教，這個都能做得到。我自己辦學校，國家定的課程一樣教，再補充的就是倫理道德，這是學校裡沒有的，我補充進去。教學的方法，我們可以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，就是排課程；不是一天排好多課程交叉，這種交叉把人頭腦都搞亂了。第一個鐘點語文，第二個鐘點數學，語文還沒有吸收，又換了個題目，學生學得很累，得不到東西。我們怎麼教？國家規定的六門課，我一年教一門，我六年也教完了。一年教一門，學生學的，頭腦就想一樁事情，效果肯定好！書包就一本書，背沒那麼重。所以中國老方法比現在高明多了。我說你辦成功，你讓主管教育的官員來參觀、國會議員來參觀，大家看到這個好，就制定新的法律。我們推行教育改革，這個不是做不到。

我們看看古人留下來的作品，我們都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現在人沒法子比。現在大學生，如果比思想、見解、文章比小學都比不上。我這個地方有同學們蒐集民國初年小學生的一些作文，我這裡蒐集了不少，我印了兩本出來。一本是小學三、四年級，大概是八、九歲的學生寫的；有一本厚的，五、六年級，五、六年級十歲，九歲、十歲的時候寫的文章。我們今天的小孩，絕不會比古時候人愚笨，為什麼人家能做得出來？人家從小教，現在沒人教。所以這個教育決定不能疏忽，國家教育政策不能把這門丟掉。這門如果不能在全國推行，至少國家要設專門學校，來培養一批繼承中國傳統學術的這些傳人，把中國幾千年這些寶藏發掘出來，對整個人類有大幫助。我不能普遍做，我設立三、五個學校也可以，我一個學校培養二、三百人，也能夠培養上千人。這些人將來在學校裡頭，專門教國文，國文裡頭要設文言文這個科目，要設有這個班，歡喜讀這個班的就學這個，一個學校至少有一、二個班。這樣教出來之後，

你就看，完全不一樣了。

這種實驗，我也想了很久，沒有想到吳鴻清教授他真幹了，幹得很有成績，他來告訴我。我聽說有這麼一個人，跟他聯繫，他到香港來看我。非常可惜，他只做到小學，中學跟大家就混在一起，這些學生就被染污了。所以這個學校要搞一條龍的學校，像我們馬來西亞漢學院就有這個構想，附設一個小學。學生，不招學生，只招幼兒園的學生，每年招幼兒園學生。幼兒園升到一年級，我們就辦一年級；升到二年級，辦二年級；升到初中我們就辦初中，升到高中就辦高中，升到大學就辦大學。沒有一個插班生進去的，都是從幼兒園念上去的，純，不會受到絲毫染污，這是聖賢教育。現在聽說有十幾個小朋友，那邊有老師帶，開班教導他們，這是預備班。明年校舍蓋好之後，這個學校同時就辦起來，將來所謂是一條龍的學校。從幼稚園到研究所都在做實驗，實驗成功了，給全世界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觀摩、來研究。如果認為這個好，國家就可以推動，來做教學改革。

我們認為西方教學這種方法、理念，比不上中國古老的。中國古老的這個教學方法，讀書樂，讀書是快樂的事情。現在的小孩讀書好苦，怎麼連小學生都自殺？這是怎麼想都想不到的。老年人自殺，能想得通，在養老院裡頭孤孤單單的，兒女不顧了，活得沒意思，自殺。小朋友怎麼會自殺？小朋友自殺，就是我們的教學理念、教學方法有問題，他學習不快樂，他學得很痛苦。這些問題出來了，要去研究，到底什麼原因？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，方向錯了，目標錯了，那個問題非常嚴重，不能不謹慎。外國人做這麼多年，我們得看它的後果。所以總要有一套新的理念、新的方法，讓小朋友在讀書這個階段快樂，讀書樂。這些都是今天社會問題，都是大問題。

經文這一段，前面是說，發心是因，往生是果報，這是佛門唯一的一樁大事。但是人在走的時候，並不是個個都走得很好，大多數的情況都不好，死的時候很痛苦，出現很多問題。這就是講凡夫業重，臨終之際更多顛倒，再有四大苦逼，四大是講身體，痛不可言。佛經上講的四大是地水火風，這是講的物質跟精神現象。四大是講物質現象，五蘊是講物質跟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現象。物質現象，這是講到最小的物質，現在量子裡面所說的微中子，也稱中微子。物質最小的，就是它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沒有了。我看的報告是德國人的，普朗克這個人一生研究物質。物質到底是什麼？這個謎被他揭穿了，真的被他看到最小的物質，微中子。微中子多大？科學家告訴我們，一百億個微中子，一百億個糾纏在一起，等於一個電子。電子肉眼看不見，繞著原子核轉的電子，一百億個微中子；換句話說，最小的物質是一個電子的一百億分之一，這個東西再分就沒有了，物質沒有了。沒有了，看到什麼東西？看到念頭波動的現象。所以他得的結論，世界上根本沒有物質這個東西，物質是假的。物質的基礎是念頭，也就是說物質是由念頭生的，它不是獨立存在的，念頭沒有了，物質就沒有了。

這一發現，這個在科學裡頭是個革命性的發現，提出新的理論，「以心控物」。心就是念頭，念頭可以控制物質現象。這些概念在佛經上有，佛在經上常講「色由心生」，那個色就是物質現象，物質現象是念頭生的，心就是念頭。「相由心生」、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這都佛經上常講的，我們常常看到的。宇宙之間，所有一切現象全都是由念頭生出來的，沒有念頭什麼都沒有了。念頭怎麼來的？科學家進一步去研究，這個事情還沒有完全搞清楚，只看到一個現象，物質的生滅很快，他說找不到理由，突然生的，立刻就滅了。生滅的速度，就是彌勒菩薩所說的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。

所以它就在你面前生滅，你完全不知道，它太快了。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我們的眼睛看不到，再大的音聲耳朵聽不到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科學提出來了，這四百年來，科學走了一個誤區，一個錯誤，錯誤就是二分法。把一切現象分為物理、心理，叫二分法。他說實際上不能分的，心跟物是一體，沒有辦法分。有物就有心，有心就有物，心物是一不是二。這就是佛法講的不二法門，性相不二，理事不二，色心不二，五蘊就是色心不二。物質現象，它有四個現象。第一個它是一個物體，用地來代表，地是一個實物。第二個，它水大，地水火風，水大，水大就是它帶的有濕度。火大，它有溫度。有濕度、有溫度，現在講帶電，水大是陰電，火大是陽電，它帶電。第四個風大，風大它是動的，風是動的，不動就沒有風，所以它是動的，它不是靜止的，而且速度很快。有這四種現象，這是物質現象。但是每一個物質現象都有受想行識，受想行識是心。我們天天念《心經》，《心經》，「觀自在菩薩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什麼叫空？這個空不是無，不當作無講，空是有。雖有，它太快了，你看不見，你聽不到，你也摸不到它，它真有，它不是沒有。這個情況之下，只有叫它做空，叫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」，佛用這幾句話把真相描述出來。誰能看得到？大乘經上，八地以上。

佛門等級，就是定功。從初學第一個等級，到最高的佛這個等級，一共五十二個階級，就是定功淺深有五十二個階級。這五十二個階級，最高的五個階級他完全看到，七地以下都不行，都不能夠直接看到。八地以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這五個位次的人，各個看得清楚。你不能說它是假的，你看到，別人沒看到不行。你是八地菩薩看到了，他是八地他也看到了，這是真的。這

些菩薩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各個統統自己看到的，這不是假的，你看不到是你功夫不夠。所以方老師當年介紹給我，他是哲學家，肯定佛經是世界上哲學最高峰。現在我們通過最近這二、三十年量子力學的報告，我們看得很多，佛經是高等科學。你看看釋迦牟尼佛三千年前住在世間，跟我們講的這些東西，現在最新的物理學家發現了，講的還沒有經上講得這麼清楚。科學家聽到這個佩服，所以科學家想到，他說人一定有一種本能，為什麼他們知道？他說這是一種本能，現在我們這些人把本能失掉了。

這個推測我們也同意，人真的是有個本能，本能就是自性。現在的人把這個本能迷失掉了，沒有丟掉，本能在，你迷了。為什麼？你有起心動念，你有分別，你有執著，這是佛經上說的，你的本能不能現前。如果你把起心動念、分別執著統統放下，你的本能就現前，現前你就知道。所以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，那是什麼？你的本能。本能大家是一樣的，不是佛之專利，佛說個個都有，只是迷的淺深不一樣。有修行的人迷得淺，沒有修行的人迷得深，完全不迷你完全見到了，這個見到就是圓滿的科學、圓滿的哲學。確實是本能，外面求不到，外面學的是假的。今天都是向外學，向外學是知識，向內學是智慧，智慧跟知識不一樣。知識解決問題有侷限，它有範圍，而且有後遺症；智慧解決問題沒有侷限，沒有後遺症。

中國古時候讀書求智慧。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，它的方法是戒定慧。這個方法被儒接受，被道也接受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智慧一開全明白了。你所學的明白了，你所沒有學的也明白了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人的本能。佛在經上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。佛告訴我們，一切眾生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完全平等，沒有哪個比哪個強一點，哪個比哪個差一點，沒有，那個強弱的差別全是在迷悟不同。我們就明白了，東方教學著重開悟，西方人教學注

重在廣學多聞，你不學就不會。東方人不是的，東方人教你開發你自性的智慧，這個智慧開了全都明白。這些是宇宙之間的奧祕，西方人真的不知道，我們現在跟著西方走，我們就愈迷愈深。

一定要曉得，老祖宗東西比現在高明。高明在哪裡？老祖宗心清淨，現在人心不清淨。老祖宗那個時代，社會秩序良好，誘惑人東西不多。現在到處都是誘惑，你眼見的、耳聞的，你所接觸的一切都是誘惑，誘惑讓你生煩惱，讓你生起自私自利，讓你生起貪瞋痴慢疑。古老的教學是怎樣把貪瞋痴慢疑放下、把自私自利放下，講這些。這些東西是負面的，自性裡頭根本就沒有，講到最後告訴你，連我都沒有。我在哪裡？我是一個抽象的名詞。這身是我嗎？不是。心是我嗎？也不是。佛大乘經裡面講有真我，真我是什麼？整個宇宙是我。你承認整個宇宙跟自己是一體，你就證得真我。父子有親，這個親愛從哪裡生的？真我生的。從這個親愛再衍生出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都從這裡生出來的。

在佛法裡面，那個源頭是真誠。我們中國人講誠則靈，誠就通了、就靈了。從真誠心裡面生起十善業，真誠心裡面衍生出戒定慧，從戒裡頭再衍生出三皈、五戒、十戒、六和，從戒裡生的，還有四攝法。從定中生智慧，從智慧衍生出來菩薩的六波羅蜜、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王，總要把這個頭抓出來。這叫性德，是自性本有的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。如來是自性，自性裡頭本有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不是從外來的。所以佛家稱為內學，經典稱為內典，它不向外，它向內。它用的方法是戒定慧，持戒得定。戒是什麼？戒是放下。它很有體系，跟中國《大學》一樣，有體系。《大學》總的說三綱，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。明德就是自性，是自性的本體，親民跟止於至善是本體起用。如果配在體相用上來講，明德是體；親民是相，親是親愛，民就是



一切眾生，對一切眾生的親愛，這是性德的相；用是什麼？止於至善，就是樣樣都做到真善美慧，沒有一絲毫欠缺。

佛法到中國來，中國人用佛法解釋儒家經典，統統把它提升了。這也是湯恩比所說的，中國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包容異族文化，就是指佛教，佛教不是中國的，能包容。而佛教豐富了中國本土文化，中國人講東西是總綱領，佛法來一解釋，都提高了。《大學》上所說的，修學的次第，首先講格物。格物是什麼意思？中國古人講，沒有解釋出來，認為是苦心去研究，研究到吐血，還沒有研究出來，那是什麼？錯了。司馬光是學佛的，司馬光用佛法來解釋，格是格鬥，物是欲望、物欲，意思就是戰勝自己，要把自己的欲望克服掉，這個對了，這是用佛法來解釋。程子、朱子不是的，他是用研究，研究一個竹子，研究到吐血，竹子到底是什麼沒研究出來。所以這個要曉得，司馬光說得對，物是欲望、物欲，要把這個東西放下。人沒有物欲、沒有私心，叫大公無私，智慧就生起來了。下頭致知，「物格而後知至」，智慧才能開。智慧是什麼？自性本有的。為什麼透不出來？因為你有物欲障礙了。智慧開了，意就誠，心就正；心正，身就修了。所以，養生之道要從哪裡講起？要從格物講起，才真正達到身心健康，先把煩惱、習氣、欲望排除。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最好榜樣，統統放下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一生過這個生活，得大自在！無牽無掛，無憂無慮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問他天上天下，什麼問題他都會給你解答，沒有一個問題把他難住的，真正叫大學問，從這下手。

身修，家就整齊。古時候大家庭，整齊是有規矩，沒有一樣不如法，家有家法。家齊而後國治，每一個家庭都整整齊齊，都做好了，國泰民安，國就治了。所以今天國家出了問題，問題在哪裡？家亂了，國就有問題。今天血緣的家沒有了，道義的家就是企業，

那個家可以解釋為，今天來講社團。古時候家庭是一個社團，它是個社會組織，它不是個人。所以今天講社團就是中國古人講的家，這個家整齊了，天下太平。所以做官的人，怎麼會那麼辛苦？這麼辛苦，讀書人敢幹這個事情嗎？不願意幹這種工作。

澳洲陸克文，我們是好朋友，他當上總理了，邀請我，我到坎培拉去看他。接見我的時候，端了一大杯，比這個杯子大，他告訴我，咖啡一天要喝五大杯。我說怎麼回事情？事情太多，精神不夠用，五大杯咖啡。我當時跟他開玩笑，我說現在這個時代，社會上各行各業，最辛苦的就是幹你這個行業，真辛苦。我說反過來，最自在的是幹我這個行業。他就笑起來了。我這個行業無憂無慮、無牽無掛，真正叫現在所謂自由職業，這真正自由，完全自己可以控制，自己可以做主。你那個做不了主，雖然是個國家元首，你還有國會牽制你，還有些議員要管著你，你還是做不了主。所以現在真正把書念通的人，幹什麼？都幹我這個行業，到深山裡面去修道了，修身養性。哪再幹這個事，怎麼能幹！

深山養道也得要對得起自己、對得起祖宗。那怎麼辦？教幾個徒弟，東西不能失傳，有幾個傳人，一代一代傳下去就行了，不定到哪一代開花結果。達摩祖師到中國來單傳，傳一個，傳到第六代惠能，開花結果。上面五代單傳，到第六代就傳到四十幾個人，這是報佛恩。如果一個都沒有傳，那對不起，中國人所說的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。有一個人都可以，不能一個都沒有。這一個人要真正傳人，他不能傳，這不算。學生再多，不能傳；有一、二個傳，行，可以。所以我讚歎李老師，我們跟李老師是第二代，果清法師是第三代，他出來了。這個人將來對佛教會有很大的貢獻，三十年專攻戒律。現在講戒律大概他是權威，三十年專攻一樣東西。

當年李老師開這個班，研究班八個學生，八個學生都在，大概

都是六十出頭了，真正有成就的就這一個。行，一個就夠了，這個班四年教學就沒有白費，真有成就。將來中國佛法要興，要從戒律下手，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法。中國古代無論在家出家要學佛，先五年學戒。出家人是規定的，必須五年學戒，在家人最好也是前五年學戒，他會有成就。所以我勸一些年輕法師，真正發大心，要想把佛教復興起來，先去跟他學戒律。這個根要紮不穩，你將來教學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講得天花亂墜，人家說你沒有學過戒。好像蓋房子，蓋得很漂亮，沒有地基。所以戒律比什麼都重要，決定不可以疏忽。

我這一生，真的就像今天中午傅先生在大陸上聽到的，我是個一生遊方的出家人。為什麼遊方？居無定所，到處流浪。還好，還有個值得安慰的，我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一生沒道場，到處流浪，樹下一宿。我這是老師教導我的，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流浪，我也一生流浪，沒有建立一個道場。十方供養，這些年來不少，統統做了文化事業，都去印書，佛經、善書我統統都印，對社會有利的，做這些東西去了。這是印光大師給我們帶頭做出榜樣。我們覺得這個用法，我們對得起信徒，沒有把他的錢糟蹋掉。這些東西自己讀了，別人讀，提供給廣大的群眾。那不是經書的，最大的一部分就是《四庫》，《四庫》是中國國寶，是全人類安定和諧、幸福美滿的根源，這個我們要重視。我在這裡是用了一筆大錢，一千萬美金，全部去買這個書去了。這不是佛書，但是它跟佛分不開，沒有這樣深的造詣，佛經不能體會。所以，佛法、世法也是一不是二，世間好的典籍，我們統統要把它發揚光大。

其他宗教印書有困難的，我們都幫助。為什麼？它的經典有利於社會、有利於人心，好東西應當發揚光大。有一些眾生喜歡，我們要滿他的願，不分彼此，要互助合作。我們的目標方向是一致的。

，那就是愛心。其他宗教，神愛世人，上帝愛世人；《古蘭經》，真主確實是仁慈的；佛法，大慈大悲，一個意思，一個方向，一個目標。所以宗教團結在哪裡？團結在愛，在大愛的基礎上，這個愛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。有分別，有執著，不是大愛，不是神聖的愛，那是私心還沒有放棄，我沒有放棄。有自我就沒有真愛，他的愛是情執，基礎是情執。大愛的基礎是智慧，不是情執，是理性的，是智慧的，知道整個宇宙跟我自己是一體。這個關係講得最透徹、最清楚的，大乘佛法。

我們今天所想的，不是侷限於一點，我們所想的、考量的是整個世界，希望每個國家都好，希望這個世界永遠沒有戰爭。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怎麼做法？教學。太好了！這個話湯恩比說的，不是我自己說的，我們自己說，沒人相信。英國近代的歷史哲學家，世界聞名的，他說的「解決二十一世紀世界社會問題，需要中國孔孟學說、大乘佛法」。孔孟學說是中國的，大乘佛法也是中國的，需要中國的《四庫全書》，需要中國的大乘經典，用這個來教學就能達到目的，把這個地球打造成極樂世界。阿彌陀佛在西方建立極樂世界，那是一個模範，我們向他學習，我們也能做到。

現在這個工具太好了，開頭，三、五十個老師；五年之後，我相信就有三、五百個老師；十年之後就有三、五千個老師，哪有教不好的道理！這些老師包括每個宗教的傳教師，聯手。所以我勸聯合國辦一個世界宗教大學，每個教成立一個學院，聯合國來帶頭。聯合國的任務沒有別的，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和平，它就幹這個事情。但是聯合國從成立一直到今年，它的業績並不可觀，衝突一年比一年頻率上升，災難一年比一年嚴重，它也著急，想不出方法。所以我們給它建議，希望它真做。每個宗教也要做一個示範點，今天沒有一個點，不做出來，沒人相信。

去年我在羅馬跟教宗見面，提出這個建議，希望天主教就在梵蒂岡建造一個聖城，也就是把梵蒂岡變成天主教在地球上的一個修學中心。所以我就請教他，梵蒂岡面積多大？他告訴我，五十個英畝。一個英畝是六個中國畝，五六三百，中國三百畝，不大，羅馬城還四百畝。我就問他，人口多少？不到一千人，真太小了。我馬上就想到羅馬，羅馬城是小城、古城，我說羅馬城，你們的教堂有多少個？有四百多個。我說那四百多個學校，這些學校要天天上課的話，相信一年羅馬就成為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，每個人都到這個地方來學習，來觀摩、來學習，聖城。希望每個宗教都找個地方做一個聖城，宗教可以復興。宗教要回歸教育，宗教一定要有聖城。他們聽了，同意我的看法。負責跟我們交流、接待我們的，等於他們的外交部長，一位紅衣主教陶然，陶然主教，我們見多次面，也有長時間的交談。前年，好像我們在一起談了六個小時，兩天，一天三個小時，討論這個問題。可得真幹才行，不做出榜樣沒人相信，這就是我參加聯合國的活動發現的。

這個世間真正的危機是什麼？信心危機，大家不相信。有這個建議他不相信，不相信能做得到，說我們在幻想。所以我想在這個科學時代，科學教人，頭一個就教你懷疑，從小就教你懷疑，你長大能不懷疑嗎？懷疑就不能成就；要教他們不懷疑，一定要做出樣子。我們湯池做了樣子，是為聯合國做的，他不相信；做出之後，他相信了，這不是假的。所以我們希望有示範小鎮、有示範城市、有示範國家。用什麼為主？用漢學為主。漢學是真正智慧，它不是知識，它是從清淨心裡頭流出來的。知識是由思考，就是有妄想、有雜念在裡頭。漢學不是的，漢學是清淨心、是戒定慧裡出來的，不一樣。這個我們要給予肯定，絲毫不懷疑，中國東西真的能救世界。今天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